

穆清风至，温润散为雨。
农历二月，雨水掀开雪花下抖动的童话，比春天先行一步，来到山野人家，燕未归，叶未发，田埂上踟蹰，惆怅里寻花。

春慵懒地在床上回味大雪的梦境，雨水来叩门，告诉春天，草木萌醒，冰河已开，迎春花正怒放，“从此雪消风自软，梅花合让柳条新”。春对镜贴花黄，唱一段汤显祖的《惊梦》“懒画眉”：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少甚么低就高来粉画垣，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悬。是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向好处牵……

然后，开门，走向原野。风从南方来，温情脉脉地画出了许多春天的原创，又一路迤逦吟诵了许多绝句。雨水清新了它们，也滴答滴答落下一串温暖如春的排比句。

《说文解字》解读雨：“雨，水从云下也。一象天，门象云，水雷其间也。”雨字上方的一横，或是天，或是云，都好，雨点从天上来，落到大地上，滋润着春，春属木，木依赖水生，于是春天很快就蓬勃起来。

古人对雨水有太多特殊的情感，历代诗人见雨无不成诗，留下了海量的吟雨颂雨的名诗佳句，就连“人生四大喜”也把“久旱逢甘雨”列为四喜之首；如果没有甘霖滋养大地，哪来果腹之食？无食则无命，哪里还有“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三喜？因此，人们对雨水珍爱有加，“春雨贵于油”“甘雨时降，万物以嘉，谓之醴泉”是对雨水的最高褒奖。

雨水是一个诗意的节气，雨水这天不一定有雨，但是雨水之后不久，就一定会有春雷阵阵，细雨霏霏。乡下人的日子，以月令为经，农事为纬，踩着节气的鼓点，开始收拾春地，准备春耕春种了。

此时，我们更多的是流连忘返于雨水的诗句里，雨水的轻柔、飘逸、灵动、清爽、生机和活力，都被古人写尽了，后人无论怎样描绘，似乎都无法超越古人。夜深，雨水瞒着人们去滋润大地上的万物，我在屋里，翻开唐诗宋词元曲，那些从远古一直下到今天的雨声，和着节气的秘密，搓揉着人的肝肠，那些意象斑斓的雨声在碰撞着，交织着，渭城朝雨、对床听夜雨、夜雨剪春韭、微雨燕双飞、烟雨织成愁、芭蕉雨、梧桐雨、杏花雨……

雨水帖

□ 北芳

当然，真正的生活不全是诗情画意，对农人来说，节气是一年农事的预告，连《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的水獭，都知道到了雨水交节。

水獭捕鱼上岸祭天，雁群也从南方赶往北方，与北国之春相约一年一度的盛会；草木更是潜滋暗长，不几天突然冒出头来给你一个嫩绿的惊喜。农人更懂得“一年之计在于春”的道理，祈愿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物康阜，岁月静好。

雨水是上天对大地的恩赐，一转身，一刹那，春天的扉页上，杏花枝头闹喳喳，春水洋洋，草虫嘎嘎，莺燕啾啾，鸭子嘎嘎，闷了一冬的青蛙，可要拼命呱呱。晴烟漠漠柳毵毵，苏堤春柳已先发；杨柳回塘，鸳鸯别浦，渭城朝雨中难分难舍一枝灞桥的新柳，在情人的手里，遥寄了千年的风雅。

秦楼里的往事，被王雾窗前的柳丝荡出无限惆怅和相思，豆蔻梢头，纵有青鸟殷勤传信，却难寄天涯。但是花开谁解语，多情总

有缘，巫峡不散，武陵有期，贺知章情牵云间剪尾，裁剪出一个盛大的春天的图腾，正沿着《诗经》的纹络虔诚拓下。

当雨水来叩门之时，我能否与你，相聚在茶圣居，品茗相视，心灵相约，今春牵手桃红柳绿，一起走

过春天的十里繁华。

故乡似星，在如墨的夜色中坠入人们的梦里。

乡愁似水，在如歌的岁月中淌入我们的回忆。
儿时，聆听老师对乡愁的讲解时，我总是很难领会“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意境。那时，我想，乡愁也许就是“想家”吧？
那年冬天，妈妈和我陪着姥姥飞越海峡，来到宝岛台湾旅游。去

乡音里的乡愁

□ 张家锟

故乡似星，在如墨的夜色中坠入人们的梦里。

乡愁似水，在如歌的岁月中淌入我们的回忆。

儿时，聆听老师对乡愁的讲解时，我总是很难领会“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意境。那时，我想，乡愁也许就是“想家”吧？

那年冬天，妈妈和我陪着姥姥飞越海峡，来到宝岛台湾旅游。去

最难忘，雨水落在公元761年的成都，49岁的杜甫正在成都草堂过着他后半生中难得的安定日子，他躬耕南亩，与农人“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在一个雨水缠绵悱恻的夜晚，杜甫点画一首“好雨知时节”，化作千古传世、妇孺皆会吟诵的《春夜喜雨》。

雨水落在公元823年的长安。那一年，56岁的韩愈因成功说服镇州叛军而得到唐穆宗的提拔成名就，在一个小雨淅沥的春日，看到了“最是一年春好处”的春之灵魂，是那“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朦胧初春。

雨水落在1186年的春天，辞官闲居山阴六年的陆游，奉诏入京，接受严州知州的服务。赴任之前，他到临安觐见皇帝，住在西湖边的客栈里。那一夜，正赶上《临安春雨初霁》，在百无聊赖中，江南春天的传世佳句诞生了：“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当然，真正的生活不全是诗情画意，对农人来说，节气是一年农事的预告，连《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的水獭，都知道到了雨水交节。

水獭捕鱼上岸祭天，雁群也从南方赶往北方，与北国之春相约一年一度的盛会；草木更是潜滋暗长，不几天突然冒出头来给你一个嫩绿的惊喜。农人更懂得“一年之计在于春”的道理，祈愿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物康阜，岁月静好。

雨水是上天对大地的恩赐，一转身，一刹那，春天的扉页上，杏花枝头闹喳喳，春水洋洋，草虫嘎嘎，莺燕啾啾，鸭子嘎嘎，闷了一冬的青蛙，可要拼命呱呱。晴烟漠漠柳毵毵，苏堤春柳已先发；杨柳回塘，鸳鸯别浦，渭城朝雨中难分难舍一枝灞桥的新柳，在情人的手里，遥寄了千年的风雅。

秦楼里的往事，被王雾窗前的柳丝荡出无限惆怅和相思，豆蔻梢头，纵有青鸟殷勤传信，却难寄天涯。但是花开谁解语，多情总

有缘，巫峡不散，武陵有期，贺知章情牵云间剪尾，裁剪出一个盛大的春天的图腾，正沿着《诗经》的纹络虔诚拓下。

当雨水来叩门之时，我能否与你，相聚在茶圣居，品茗相视，心灵相约，今春牵手桃红柳绿，一起走

过春天的十里繁华。

故乡似星，在如墨的夜色中坠入人们的梦里。

乡愁似水，在如歌的岁月中淌入我们的回忆。

儿时，聆听老师对乡愁的讲解时，我总是很难领会“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意境。那时，我想，乡愁也许就是“想家”吧？

那年冬天，妈妈和我陪着姥姥飞越海峡，来到宝岛台湾旅游。去

1975年，我初中毕业升入西由第八中学。入学那天，母亲从套间搬出小木箱，用抹布擦了又擦，递给我

说：“今天把木箱传给你，一定要好好爱惜它。”我深深地点

了点头，双手接过小木箱，和行李一起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母亲不放心又把绳子

紧了又紧，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

习。我家离学校虽然只有八里路

远，母亲还是执意送我到村外通往

西由的小道。

在学校时，我牢记母亲的嘱托，

学习中不敢有半点松懈，每当我学

完的课本和写满作业的本子，我都

将它们整整齐齐地放进小木箱。那

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辅导教材，

小木箱有空闲便放些日常用品，这

在当时有些拥挤的大通铺宿舍里，

倒也少了些凌乱。到了1976年，一

场风波打乱了正常的学习秩序，学

校不再系统地安排文化课程，改为

划分专业班，实行开门办学。我被

划在农化与通讯班，大部分时间走

过校门实地“练兵”。那年春节刚

过，公社号召大战西北洼，在一大片

盐碱地上挑沟造田。学校便借此机

会让我们回到各自生产大队的“战

场”上，和社员们同吃同劳动，边干

边学写新闻。我带上小木箱兴致勃勃地来到了西北洼。一把长桶锨在社员手里挥舞得轻松自如，滩泥飞

一般地从沟底冲上沟沿，看似简单，可

这对我们来说并不容易，一条大

沟四五米宽，挖到底有一人多高，没

有了一定的体力和技巧，这滩泥是飞

不上来的。尤其我又矮又瘦，还从没摸过长桶锨，所以干了一会儿就吃不消了。当我的眼光无意瞟到母

亲传给我的小木箱时，不知怎的突

然有了战胜困难、求学成长的无穷

力量。趁中午歇息的功夫，我拿出

笔和本子，将现场劳动的所见所闻，

在小木箱这个特殊的课桌上，写成

了我的第一篇报道——《“龙江颂”

精神在潘家工地开花结果》。

毕业后我在家务农了两个多

月，龙口矿务局工程处在莱州招工，

我有幸被录用。走的那天正是大雪

时节，天特别冷。当时父亲外出开

会、两个哥哥也都在外地，母亲说什

么也要送我到县城。天不亮，母亲就

起来给我收拾行李，又搬出了擦得干

净的小木箱。我说：“这么远的路不

带了吧。”母亲一边往小木箱里装

我的日常用品一边说：“带上吧，想家了就看看小木箱。你爱学习，装个书本也规矩，放个零钱、粮

票锁起来也放心。”

我家距离县城有40里的路程，

母亲冒着寒风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

行车，才把我送到了掖城集合点。

矿里的车要开了，母亲一边用那粗

糙的手拍打着我身上的雪花一边说：

“去了好好干，干什么都要虚心

学，埋头干，有什么困难咬咬牙就过

去了。”然后又摆了摆我长了冻疮的

手，上车吧，记得勤往家写信。”说话

间母亲流出了眼泪，我默默地用衣袖

为她擦着眼角。汽车徐徐开动了，母亲还一直站在风雪中不停地招手。我知道，母亲是担忧我瘦小

的身体不能适应矿上的工作……

那时的矿区还是一片荒凉的海

翻看一部近代史，写不尽的屈辱和心酸。侵略者的践踏，交织成历史的滚滚尘烟。你从嘉兴湖走来，走过赣南，走过延安，走进富强文明的新时代，如今已走过风雨百年！百年的征程，风雨不改初心的信念，带领共和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从辉煌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我家有个小木箱，长47公分，宽和高都是27公分。小木箱的材质并不珍贵，也没有雕龙刻凤，但它却跟随我近50年，看到它，我就会想起那些难忘的岁月。

据我母亲讲，小木箱是她让木匠做“陪嫁”时用下脚料做的。小木箱原本不是红色，“文革”初期刷上了红油漆，刻上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烙印。木箱虽小，却是母亲一生的期盼和希望，承载了我们老张家两代人的梦想与追求。我的父亲和哥哥都曾经用过它，我上高中母亲又把它传给了我，从此，小木箱便与我风风雨雨，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5年，我初中毕业升入西由

第八中学。入学那天，母亲从

套间搬出小木箱，用抹布擦了

又擦，递给我

说：“今天把木

箱传给你，一定

要好，好好爱惜

它。”我深深地点了

了点头，双手接过小木箱，和行李一起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母亲不放心又把绳子

紧了又紧，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

习。我家离学校虽然只有八里路

远，母亲还是执意送我到村外通往

西由的小道。

在学校时，我牢记母亲的嘱托，

学习中不敢有半点松懈，每当我学

完的课本和写满作业的本子，我都

将它们整整齐齐地放进小木箱。那

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辅导教材，

小木箱有空闲便放些日常用品，这

在当时有些拥挤的大通铺宿舍里，

倒也少了些凌乱。到了1976年，一

场风波打乱了正常的学习秩序，学

校不再系统地安排文化课程，改为

划分专业班，实行开门办学。我被

划在农化与通讯班